

在中国靠声音赚钱的那些人

没人会在幸福时听我节目

1993年出生的蕊希曾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早间节目主持人,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治愈系电台节目《一个人听》,安慰着成千上万的新伤和旧梦。

天津,主播蕊希的签售接近尾声。一位皮肤黝黑的男孩走到她身边,“我从2015年到现在一直关注你,我是一名消防官兵。”声音颤抖,泪水呼之欲出。男孩继续说,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爆炸,他在浓烟烈火中几乎失去所有战友。之后一个月,生离死别压得20岁的他喘不过气。是蕊希的节目,将他从黑暗边缘拉了回来。蕊希有点愣神。尽管在喜马拉雅上有350万粉丝,她的节目《蕊希电台》也有超过8亿人次收听,但也有批评声音说她矫情、贩卖鸡汤,偶尔她也会质疑自己,男孩的自白像及时的肯定。他退后半步,突然立正,对着蕊希敬礼。

从电台节目到线下签售,她看到一个个虚拟的ID背后鲜活的人,他们来到蕊希跟前,讲述着曾经的故事,最后总会加一句,谢谢你让我走出来。

一位患抑郁症的14岁男孩独自乘高铁参加她的签售会,用了“报恩”这个字眼。好几次站在窗边,他想一了百了,是蕊希的声音将他拉回来。

能这样帮到人,总比非要写爆款文章来的踏实,蕊希心想。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生活里,不快乐的人很多,但成年人的崩溃往往不动声色,在现实中找不到体面的出口,午夜情感电台这样古老的沟通介质,在近年找到了庞大的受众。

“没人会在幸福时听我节目。”蕊希清楚自己在音频市场中的定位,就像情感垃圾回收站,就像她在喜马拉雅123狂欢节上架的新节目《蕊希解忧室》,听众向她摊开自己最不堪的一面,蕊希从他们生活的弯曲褶皱中,找到能透光的那个点。

深夜,无数心事往蕊希喜马拉雅上的私信栏倾倒。随着喜马拉雅、蜻蜓FM、荔枝FM、得到等音频分享平台出现,越来越多听众因为一个声音而形成社群。每位主播声音的音色、频率都是独一份,无论是情感内容还是付费有声书,声音相比文字、视频更有人味儿,更容易让受众产生长时间的依赖。

喜马拉雅有声书主播幻樱空有位女粉丝,从他刚播半年就开始听他的节目《爆笑鬼差》,打赏了10万元。今年28岁的幻樱空14岁起就一直在外打工,做主播前开了八年挖掘机。女粉丝不知道他长啥样,就是喜欢听他念书,“我就看你行,你早晚可以成为大主播,在这个路上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。”这位“金主”很低调,曾被幻樱空的QQ粉丝群管理员当作“僵尸粉”,踢出了群聊,她也没生气。

音频节目主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录制费、平台分成和听众打赏。在这样的收入结构下,主播能沉下心来打磨内容和维系粉丝关系。而一本有声书连载下来动辄一两年,粉丝和主播在日更中往往产生更深的情感连结。

努力两年,保证月入过万

随着以喜马拉雅为代表的音频分享平台的崛起,一批批主播用声音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2014年,暮玖不顾家人反对开始了北漂生活。原本妈妈给她安排好了人生:大专毕业回老家县城当护士,拿着两千多的月薪,度过平凡安稳的一生。

现在暮玖月入20万,住在朝阳区的高档小区,月租八千,每天一百多万人等着她更新。为了挤出更多播音时间,她早起晚睡,不刷手机。暮玖没助理,没团队,身上还有几分学生气。今天的优渥生活,都是她用嗓子一字一句挣来的。

一份全职声音编辑,一份直播间兼职,一份广告配音兼职,暮玖来北京后身兼三职,都和声音有关。家里隔音不好,暮玖每天只能等到夜深人静了才能录广告配音。直播时间等平台安排,每天没点儿,半夜开播也是常有的事。

有次接了急活,大周末从清晨五点就坐在电脑前,不吃不休到凌晨两点,把一套28集的故事录制完成。第二天,嗓子疼得说不出话。

努力没有白费,暮玖在喜马拉雅的一次主播海选中脱颖而出,成为《斗破苍穹》有声书主播。这本书是大热的古装玄幻小说IP,海选期间竞争非常激烈,而当时玄幻有声书几乎被男主播垄断,没有什么名气的暮玖刚开始被骂得劈头盖脸,不少听众上来就说“被这女声毁了”。

为了达到更生动的声效,她喊来几位好友,打算用多人录制的形式做这本书。懂行的人觉得她“太傻了”,这本书500多万字,连载完需要两年多。同样体量的预算和成本下,其他主播都采用一人录制,暮玖的做法等于在往里搭钱。可直觉告诉她这是个机会,一定要把内容打磨到极致。

暮玖不闻窗外事,不管不顾蒙头录,直到播放量过亿,那些骂得最凶的听众每天都付费听更新,她知道这事儿成了。

同样用声音改变生活的还有幻樱空。成为有声书主播之前,他是一个极度自卑的挖掘机工人,和陌生人说话总是唯唯诺诺的。他曾打电话给经常收听的电台热线,向主持人讨教解决办法,结果紧张得语无伦次,说了两句就慌忙挂掉。

2016年的一个冬夜在长春,幻樱空先在洗发店被强制消费五百元,出门又被赌棋的团伙设局骗走一千多。相当于两个月白干,幻樱空几乎要被击垮。连续数天失眠后,他找来一本戏说江湖骗术的有声书,反复听了半个月终于释然。

他辞职了,白天接点挖掘机散活儿,晚上回家上喜马拉雅录小说。他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,“你放心啊,我肯定会比别人努力,你先让我努力两年,之后我保证月收入过万。”

他没日没夜地听配音教材,开挖掘机时也听。半个月学重音,半个月学断句,他琢磨着这配音就像开挖掘机,形成肌肉记忆就算出师了,在那之前必须耐着孤独反复操练。他像打了鸡血似的练习,天天只睡三个小时。每次录音,妻子都得钻进被子,大气不敢出。出租屋小,录音设备差,稍动一下就会录进杂音。幻樱空的第一个作品《爆笑鬼差》,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录成的。

三个月后,他在喜马拉雅上的粉丝就冲破10万。如今,他已经是年收入七位数的大主播,其中最受欢迎作品《老衲要还俗》已经有超过9.6亿次播

放。

从挖掘机工人、实习护士到平台大主播,他们以声音为支点,迈出了内容创业的第一步,再经过机遇的提点和成百上千小时的练习,一跃成为声音经济中的受益者。

非典型网红

不同于人们印象中浮夸光鲜的网红群体,音频主播是一群“异类”,他们中的大多数不需要团队,不着急拿名气变现,也不争人设。

相比短视频和热点文章,音频节目的内容没有太多时效性,像暮玖和幻樱空这样的有声书主播,三四年前的作品还在持续稳定地带来付费收入。正向的长尾效应之下,主播们只要一边维持日更,一边雕琢出更精致的声音作品,就不愁没有听众。

今年,暮玖索性砍掉了好几本书的配音工作,把时间留给各种课程。今年喜马拉雅123狂欢节前夕,她看中了好几门配音课程,早早放进收藏夹,准备在狂欢节当天下单。如果说天猫双11是物质消费的嘉年华,那么喜马拉雅123就是精神消费的狂欢节,每年在12月3日前上线。

同样是玄幻小说,有时传统电台主播来念却没有他们这样的“野生主播”受欢迎。暮玖猜测,可能是因为他们声音表演更接地气。主播的光环和标签都不是最重要的,音频平台上听众用耳朵投票,像暮玖这样的大主播也需要通过有声课程来充电。

住在上海的脱口秀主播掉掉曾是一名直播从业者,因为抹不开面吆喝打赏,他经历了两年惨淡的营业期。看着隔壁直播室的女主播月入斗金,掉掉也妄自菲薄过,但一旦有粉丝打赏,他又会劝粉丝别打,“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音频平台出现后,他是第一批吃螃蟹的。凭借东北人天然的幽默和经年脱口秀创作,掉掉在声音经济中站着赚钱。

2013年签约喜马拉雅主播时,平台请他开价,“我说一个月怎么得给我三千块钱吧,他一下就同意了,他说我给你四千。那太好了,那咱们就开始合作吧。”如今,掉掉不仅靠音频节目《非常不着调》年入百万,还成为了喜马拉雅的创意总监。

一套录音设备,一台电脑,一把嗓子就可能创造价值,养活自己。声音经济的风口下,主播可不再囿于地域、相貌和学历限制,用最惬意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。

幻樱空自小和父亲生活,每晚父亲都要听评书,幻樱空也跟着听。早早离家打工后,幻樱空和父亲关系淡漠,一年说不上两句话。

去年,幻樱空带着妻子回到黑龙江老家绥化明水县。有声书在哪儿都可以录,离家近些方便照顾老人。两代人的共同趣味,穿过二十年的时间和代际差异,在父子俩的生活中再次汇合了。

现在,父亲天天扎在小说里,帮儿子研究下一本播什么会火。时不时,他会卷上看中的书,从村里来到县城幻樱空的家里,翻开了指给他看,“你看看这个细节,我觉得挺好的。”

幻樱空说,从前父亲走路总猫着腰,现在那身子挺得直溜溜的。

(文图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)

声音经济到来,中国1000多万音频节目主播,在音频分享平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飞跃。

比起他们念的爽文故事,他们的成功故事似乎更加魔幻,没有从天而降的神秘任务,也没有突然得到的天赋和神通,当曾经的挖掘机工人、实习护士、啃老族拿起麦克风,粉丝、流量、财富都向他们涌来。

但是走进他们的生活,你又会发现,一把嗓音改变的生活背后没有捷径。



情感音频节目主播蕊希,在全网有3500万听众。